

张麻子

文/齐永平

◎小镇往事——

暖水镇不大,却潜伏着一些来路不明的人,比如说,张麻子。

张麻子肯定不是他的本名。大人们称他为老张,孩子们叫他张叔,或者张大爷。从来没听人们叫过他张什么。人们说起来都称他张麻子。

张麻子确实是一脸的麻子,而且,他脸上的麻子与别人的不一般。不仅有的是黄豆大小,还有的是蚕豆大小,密密麻麻,坑坑洼洼,脸上没有一小块完整的平坦之处,这让我常常联想起洪水过后卵石遍布的河滩。

他只有一条腿,常年拄着拐,走起路来单腿一颤一颤,却不慢。而缺腿的那一边,夏天的单裤挽了一个疙瘩,吊在空空的大腿根上,随着走路前后一晃一晃,像上架的蔓下吊着的葫芦在随风摆动。冬天,把棉裤的裤管一折一折叠起,反倒比夏天显得利索。

听口音,张麻子应该是河北人,可是,街上几户河北顺德府人家却和他不是老乡。他具体是河北什么地方人,人们不知道。但是,有个别人知道。但是,他们不说。就像他的名字肯定也有个别人知道,个别人不说一样。

他是五保户,每个月公社给几块钱生活费。他的那条腿是在打仗时丢掉的,具体在什么地方,和谁打仗,怎么样丢掉的等等细节便无人知晓了。

乡间小镇是熟人社会,只要提起一个人,从头到脚人们几乎无所不知。有资深乡党,甚至可以把一个人的来龙去脉追溯到三代以上。小镇无大事,可供人们谈论的新鲜话题实

在少得可怜。特别是老年人,闲来无事,冬天聚在一起晒太阳,夏天东荫凉倒在西荫凉,张家长,李家短,任何一家的陈年往事,都可能成为这一个上午,或者一个下午的话题。女人们更是嘴快,前街人家两口子上午拌了几句嘴,不到下午,后街就有人知道,而且,男人是怎么说的,女人是怎么说的,就像是现场直播。但是,关于张麻子的来历,却没听人们怎么议论过。

张麻子孤身一人,住在后街口的一间低矮小屋。房间极简陋,家什极简单,一卷行李,半套炊具,后来不知哪年添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单靠那几块钱的生活费,确实是过不了日子,不知是张麻子自主创业,还是镇上的人们给他留了个吃口,因此,他评炭。

所谓评炭,也就是买炭的和卖炭的那个中间人,也叫牙子。一到冬天,镇上的居民就要买炭,冬闲时节,周边生产队车马闲下来要到炭窑上拉炭。拉炭的往往是先拉一车到镇上卖了,算是生产队的副业收入,再返到窑上拉第二车炭回去分给社员。镇上谁家要炭,给张麻子打个招呼,卖炭车来了,到后街口的车马大酒店,张麻子就会把他们领着送到各家各户。一车炭是多少斤,多少钱,由张麻子评断,不用商量。有些人家手头紧,有张麻子也就可以赊下,二饼子牛车,一车炭也就是一两块钱,张麻子的抽头是一两角钱。

小镇街面不大,都是些老住户,那些抽空拉炭卖炭的人和街上人家彼此十分熟悉,更多的是沾亲带故,把炭卸下还要留着招待吃饭,所以,这评炭也

实在是多此一举。但是,人们还是要找张麻子评炭,就是弟弟拉炭送到姐姐家,也要有张麻子领着,这倒不是张麻子欺行霸市占码头,而是因为熟人熟面不好讨价还价,也是图个省事,更重要的是人们给张麻子留个“吃口”。

“留吃口”是暖水的先人们流传下来的乡俗,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把一些小小的好处或者利益故意让出来,给那些穷苦人。比如,谁家杀猪,本来三亲六故、街坊邻居过来帮忙人手就足够了,却还是要请屠家来捅那一刀,待收拾好了,就让他自己割下猪尾巴带走。说是一条猪尾巴,下刀时却要大转一圈,吃完杀猪烩菜临走时,提拎的猪尾巴上常常带着一大块猪肉,那就是留给屠家的“吃口”。

春夏秋三季,炭买卖歇业,张麻子便在集市上充当牲口买卖的牙子。一头牛,一匹马,价钱大了,张麻子就不好一口喊价了,买卖双方也不好意思当面讨价还价,只能揣袖筒子交易。他先和卖主在袖筒子里捏指头,这个整,这个零。这边敲定卖主的要价,再和那买主揣袖子手谈,买主的出价是这个整,这个零。反复多次,这边压一压,那边抬一抬,买卖成交,买主收到钱,抽一两块钱给他,算是佣金。

张麻子为人坦诚率直,因此,对他的历史也就没人过分追究,人们也就很少议论。张麻子不事张扬,但也绝不是善良之辈。有一次,他拄着拐杖往前街走,后面跑出一个顽皮小子调侃他,“张麻子!张麻子!”街上四下无人,寂静无声,张麻子像是没听

见一般,依然一拐一拐往前走。那小子似乎尝到了甜头,继续追着喊“张麻子!张麻子!”他不识好歹,欺负张麻子腿脚不利索。就在这时,张麻子头也不回,一抬手,拐杖就脱手从后面甩了出去,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大侠甩出飞镖一个样。幸亏那小子反应快,一低头,拐杖贴着头皮飞了过去。那小子后来只要提起这事,就倒抽冷气。

多年之后,张麻子上吊死了。据说,死的前一天,他从前街走到后街,把欠别人的钱都还了。只是在前街准备给一个老师家还两块钱时,正准备进门,刚一撩门帘,人家女主人看他要进来,站起来就说正好有事要出去,既没让进屋倒一杯水,也没有给个好脸色,张麻子没进门,也没提还钱的事,悻悻地一拐一拐地转身走了。回到后街,他给邻居说了这事,说我将来即便是走了,也要背两块钱的债,来世也要背着欠账托生。邻居没听出话外有音,一边骂他,你个死鬼张老汉,大白天的,急跑溜逛,怎想起鬼嚼牙叉,你是跳崖死呀,还是上吊死呀,是出门驴踢死呀,还是回家喝水呛死呀!一边好言劝他,他张大爷,你也别气,可能是碰上人家正好有急事要出门,或者是人家两口子在怄气,你正好赶在气头上,做了个垫背的,过两天还他不就是了?

第二天,张麻子真的上吊死了,那邻居直骂自己,昨天不该那样咒他。众人说,张麻子早有打算,老年无后,怕将来自己动不行的时候躺在炕上受罪,没个好回首,自己早早了断了。

单帮孤人,也是一种走法。

◎书单



《叛逆者》

作者:畀愚

出版: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多数人对畀愚小说《叛逆者》的认识都来自同名电视剧。如果没有朱一龙、童瑶、王志文、王阳等众多演员的精彩演绎,我们或许不会关注这部小说。小说《叛逆者》并不长,甚至有些单薄。我们很难将这本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与一部43集的连续剧联系在一起。电视剧虽然在改编上下了不少功夫,但这个故事终究还是基本保留了最初脉络。

比如男主角林楠笙。在采访中,几位主演不约而同地将这部剧戏称为“林楠笙传”。事实上,在小说中,畀愚并没有过多描述林楠笙的过去。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从一出场就带着强烈的神秘气质,就像活在幽暗背景中的影子。谁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,只能通过一些模糊的材料,大致了解他的身份:他是大学助教,与女主角朱怡贞曾经有过一段师生恋,却被女方的母亲无情拆散。

6年后,两人再度相见,已经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。彼时正值1942年,林楠笙是军统上海站的一名特工,为了保护朱怡贞身负重伤,被秘密送入香港的日军陆军医院。这是小说的开场。这一幕被完好地搬到了电视剧中。
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就是“物尽其用”的产物。它与小说互为一体,气质上高度契合,情节上互为补充,拓宽了原著小说的外延,丰满了人物,强化了时代背景,使这个发生在腥风血雨中的故事,变得更加有血有肉、真实可信。

《洗牌年代》

作者:金宇澄

出版:上海三联书店(2021年版)

《洗牌年代》是作家金宇澄散文经典,28篇散文构筑出繁花似锦的景观意象:往来变幻的人与场景,老上海原腔原调的市井日常,手工器物的工笔描摹……摊开来看,是一幅上海的老画卷;收拢来看,是永恒的人心人性与精神欲望。《洗牌年代》是《繁花》的素材本,上海的老故事集,《繁花》中诸多人物、故事均脱胎于此;亦是一卷沪上物质生活史,详实还原上海人曾经的生活方式,叠化出往日的原貌。

在画面、色彩、气味和声响之下,故事暗流涌动,细节如水银泻地。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,《洗牌年代》抓紧了物、人、空间、气味,兜合出故事的细流,复活上海的地理空间与城市积淀。人物在其间行走,生命的种种兴味、内在的热情、被按下不表的故事,投注于具体物件之上,是世俗生活的微缩,显现出恒常的意味。可以说《洗牌年代》是反传奇的,不是把锃亮招牌翻到背面让人看锈斑,而是抓紧了物、人、空间、气味,它们会兜合出故事的细流。云霓死灰,不是彻底抹净,而是让人看见一点形状,知道有过什么,可是回不来了。

思露花语

生活,在奋勉中奋斗;人生,在奋斗中奋进;生命,在奋进中奋发。

人生的意义,有一种昭示是思想的远行;生命的价值,有一种昭告是精神的不朽。

信念不改,是对人生理想的忠贞;信心十足,是对人生向往的坚定。

人性的优劣,决定人

品的好坏;人性的真假,决定人格的美丑。

人生进取,敢字当头——其敢说,但决不胡说;其敢干,但决不蛮干;其敢作,但决不胡作;其敢为,但决不乱为。

希望,从不满足,故追求渐行渐远;欲望,永不知足,故奢求越跑越偏。

有一种幸福是造福,

有一种幸福是享福。故幸福的真谛是:只有造福,才会享福——如此,则会福至心灵。

奋发有为,既不是昨天的美好寄托,更不是明天的热切期盼,而只能是今天和当下的亲力亲为。

人性真实,故不能像迷雾一样弥漫;人品敦厚,故不能像浮云一般轻浮。

人生涵养:与其羡慕他人,不如激励自己;与其嫉妒他人,不如鞭策自己;与其记恨他人,不如珍爱自己。

真正的成绩,从不浮夸;真正的成就,从不吹捧;真正的成功,从不邀赏。

箴言说:“智慧,是我的灵魂。”妙语说:“智趣,是我的灵性。”文/巴特尔